

昌化縣誌書卷之五

藝文志

尚書五十餘篇唐虞三代之文也毛詩三百餘篇商周列國之風也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辭之不可以已也昌江之僻衣冠禮樂之盛在子瞻已稱之况卓然有關於政教之大者乎次

藝文

洪武二年十一月宣諭海南

蓋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近

昌化縣誌

卷五

一

况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爲郡縣習禮義之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項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朕舉意除暴所向廓清師臨南粵而爾諸郡不煩于傳檄奉印來歸向慕之誠夏可嘉尚今遣使者往諭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錫當有後命

勞海南衛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熟少塞時忽瘴

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

表到昌化軍

蘇軾

並鬼門而東鷺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_臣中謝伏念_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辟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_臣孤老

昌化縣誌

卷五

二

無托瘴癘交攻子孫痛哭于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于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記峻靈王廟碑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肅宗之世有比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即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西北有山秀
峙海上石峰峽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
人謂之山落膊而後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
于人羲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是夜大風浪駕
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彝皆溺死儋之父老猶
有及見敗船于山上者今猶有釘石存焉耳天地
之寶非人所得脾脫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
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今夫此山之

昌化縣誌

卷五

三

上上帝賜賢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彝欲以力
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
神爲峻靈王用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
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子儋至元符三年五
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斂鹹食腥凌暴
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相)之謹再拜稽首
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
紫鱗里人不敢犯石峰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
持去即有風雲之變銘曰瓊崖千里愧海中民彝

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
爲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
蝦龍鷓鴣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燁
然照無窮

附重立峻靈王廟小記

張三光

昌江志載東坡先生峻靈王廟記云漢之世封其
山神鎮海廣德王而峻靈王之號封自何代何年
顧闕畧無稱焉余覽而竊怪之意先生博綜今古
豈其徵遠遺近必有脫簡無疑迨考居僖錄及僖

昌化縣誌

卷五

四

州所載皆然恨先生全集遠未能携無從是正也
頃因驅斥礦盜欲絕其易種之患憶先生爲帝守
寶之言祈王陰殛舉記中誅死南彝事以請諸生
王之佐見予文稿恍然感觸忽來告曰蘇學士碑
石今仆昌江獨村幸尚無恙公得無意乎余初謁
王廟即詢先生碑記絕無知者聞之喜躍于是命
彼倌人亟輦以來諏吉而豎之王廟之中試錄石
上文讀之有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
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二語令余夙疑

頓釋爰取志書僖錄叅對并紹聖四年七月共少
二十七字蓋元豐元年亦七月兩七月字相同當
時書人一時誤看失簡遂致脫落耳計王之膺封
閱十五年而先生謫於此又閱三年先生徙廉州
辭王而撰此文又閱二十八年昌令何公請祈公
書而刻之石縣治時在昌江二洲中獨村近縣定
是王廟故址又閱七十八年縣徙今治王廟亦徙
峻靈山之隈而碑乃埋荒草深沙中矣又閱一百
三十八年而後乃今始得復歸王廟夫僞朝之封

昌化縣誌

卷五

五

王弗歆也宋秉正朔其封號至今尚之已經明賢
次述而反脫落于流傳之記載倘王之所養養不
慊者宜其默啓予心而逗漏筆端以作之合而詔
諸世也不然遐荒之域誰得讀先生全集即膠膠
好古者不過折衷僖昌兩志止耳峻靈所由封母
乃竟湮滅不彰乎嗟呼是碑之隱見說者以爲觀
古蹟之晦明庸詎知吃緊專在此二十七字耶余
特表而揭之以著王靈如此

真一酒歌

并叙酒以米麥
水三者爲之

蘇軾

布筭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謁鞠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眞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眞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茫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生六湯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王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

昌化縣誌

六

跌牛噍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眞一和而莊三杯嚴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釋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

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洩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如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華池之眞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亘古之僊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間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舟之

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賦曰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于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重乳獨發于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終夜而起挈瓶而東有月落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灩王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遄反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而射六塵悟一眞而

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
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颶風賦

蘇軾

仲秋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
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
颶風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蕭然稿葉蔽
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快驟矯退飛之
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屋而
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

昌化縣誌

卷五

八

破牖殞瓦櫺屋礮擊巨石操援喬木勢翻渤澥響
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候而將戮鼓千尺之
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
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虎豹瞽駭鯨鯢
犇蹙類鉅鹿之戰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
百萬于一覆予益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
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俱定而說理草木之既
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隕缺

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
天宇之蒼蒼流孤目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
嗚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逼昔之飄然者
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
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魯不能以振物而施之
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
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筦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
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萬物之所變且夫萬象
起滅衆怪炫燿求髣髴于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

何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伏波廟碑記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于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之三代不魯有
秦雖遠邇置吏旋復爲彝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返側二叛海南振動六十餘城漢世
祖初年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
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
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千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莫

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無若有杳于一髮耳艤舟將濟股栗喪魂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曰可濟乎必告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儋萬或置或否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於當時可也自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如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

昌化縣誌

卷五

十

波爲指南神其可不恭_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北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彝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正直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昌化軍儒學記

李光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唐虞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所以明人倫崇教化以長育人林而化成天下

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國晏嬰
叔向之明賢魯無一語及于學校魯禧公能脩泮
宮而詩人詠歌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
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爲師而專師孔子則
始於鄒魯之士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
首翕然從之其徒至於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二人雖疑難問答其畧見于論語皆入道之門也
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綱五常之
道賴以不絕故孟軻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

□子者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迂
論哉故自兩漢而下推爲素王天子之尊亦□面
拜跪薦祭非道足爲百世師言足爲天下法疇克
當之我宋之興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治天下
之要當時條對者咸以學校爲語熙寧元豐以及
崇寧大觀繼志述事必以是爲嗚呼盛矣皇上龍
興雖遭多難而專以仁恩覆育海宇乃詔中外謹
庠序之教以設大學之制士生斯時豈非十載之
遇哉海南自古無戰場靖康以中原紛擾而此郡

獨不興兵里巷之間晏然如承平時人知教子家習儒風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試如有司者三百餘人舊學卑陋下偪民居頻年以來士氣不振周覽四維乃得亢爽之地於郡城之東南隅平原迤靡氣象軒豁黎阜昌江拱揖映帶得陰陽之中占一城之勝龜筮既從人謀允協由是學錄躬率諸生告子郡守陳侯邇守既樂從四鄉之士莫不奔走就事富者樂于出財貧者樂於出力而宮殿益隆獲古象于名家而廟貌增煥華冠象佩之容遠

稽於鄒魯群賢列坐之次取法于上庠御書有閣講筵有堂齋祭有室什物有庫誦讀之舍列于兩廡賓客之佐附近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固足以起邦人欣慕之心增後學進脩之志士有不肄業於學宮者則鄉人笑之矣自朝廷罷舍法省教官之員後生無所從覺觀經者多守於俗說閱史者或不思於全文僥倖因仍以苟且近利而已今如斯學之成也士皆激昂奮勵講先王之道考六經之文梗氣遷革日趨于善而不自知教化興風

俗美然後爲學之成也紹聖間蘇公端明(端明)謫居此郡有(遊)城東學詩云云蓋嘆之也今一十餘年學者彬彬不殊(殊)閩浙異時長林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臚仕者繼踵而出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經始于紹興辛未之春落成于明年之冬故逐之至此得與士子杖策相從霄等又皆宿學及前輩喜與逐客遊一日摳衣踵門以學記爲請念方老病廢墨硯既辭不獲因書其大畧如此紹興壬申歲冬

昌化縣誌

卷五

十三

南寧軍記

原儋耳自前漢時始爲郡與珠崖並繼梁而隋而唐郡名更革不一既改儋耳郡爲儋州又改儋州爲昌化郡至宋改昌化郡爲昌化軍紹定壬辰因瓊酋長王居處與本軍管下合羅黎人符先邦等構運擄時人議謂昌爲猖鬼敗亡化爲人操戈之狀昌化二字不祥(不祥)以是本軍於收復後有太守孫公丹舉申其事於上端平乙未准旨改昌化軍爲南寧軍以合羅崑立爲歸姜寨南寧與萬安吉陽

舊隸瓊管瓊管舊隸於桂闕若云風俗微惡民生
休戚於彼實察之然一島遠隔鯨波漢刺史唐採
訪皆憚于涉險宋大觀一年提刑王公祖道渡海
觀風謂黎地廣袤都縣稀踈奏請立鎮州于深黎
地名龍門隸邑有三曰四達曰感恩曰龍門爲附
庸舊傳龍門有灘名知更盖州人常以灘聲五點
後再起一點爲每更候自提刑王公去後大觀四
年州亦隨廢其版籍貢賦隸之昌化軍擬宜倫縣
舊用鎮州四達縣記其學舊用鎮州考試院記則

此可驗自時厥後巡按者如李如崖相繼攬轡雖
澄清有錄亦自瓊而止南寧吉安萬安鞭所不及
伏自聖王革命薄海內外一視同仁歸附初首立
嶺南海北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更爲肅
政廉訪司第以海南黎獠頑冥未盡歸化是年冬
闕里吉恩平章欽奉罷命督師南來征收深崙未
附生黎自瓊萬吉陽已而垂師道經于此時三十
年之春也至三十一年間奏准設立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司監治九十郡海北則雷化欽廉高橫

海南則瓊萬南寧吉安然此州環島百崗口中教化未易通行事情未易遍察迨元貞乙未肅政訪分司諸郡刺怯林輶車按行椽屬唐介鄧自雷而瓊臆月十九日徑入郡境四民遮道扶老襁幼心口私賀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前此我儕事耳目不接但自昌化改南寧以來迄以獲都平章廉訪二公接踵至斯真切見也方使節按臨之明日詣文廟致禮於先聖先賢升堂招諸生而誨之曰凡爲士者誦而詩讀而書三綱五常之道衣冠

昌化縣誌

卷五

十五

禮樂之懿盍相講明毋隳爾功毋廢爾業明倫有扁揭而新之藏書有壁緝而脩之學校何其幸及(觀)其清簡從事不動聲色斷折公而鼠牙之訟息勞來切而鴈澤之居安虹梁跨波驛道如砥公解輪奐官府儀型數十年積廢規模一旦脩舉若官若吏莫不清廉自勵由是化行俗美訟簡刑清呻吟者謳歌塗炭者衽席熙熙然清風和氣中官吏士民乃不謀同而辭曰前乎削平黎獠平章之功後乎宣勸教化廉訪之德二者盛美皆合志之功且

此淪江之清磨澗沼之白爲二公豐功茂德頌然
自改昌化而南寧近六十年未有記者幸今綉衣
至羅縵增輝使不封刻以詔來者則沿革事迹莫
知其記矣此元貞乙未因有感端平乙未云

范惇東坡祠記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譴謫儋州無地可屋嘗
偃息城南桄榔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教官購
之得諸邏人之爨下遂置學宮先生居儋四年計
平生所歷爲久而迄宋之世儋無祠延佑四年春

昌化縣誌

卷五

十六

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大都軍行(行部至是)
乃求其偃息之地構堂三間而像其中周以堂廡
門室兩廡爲房將以處郡人子弟擇師教焉命儒
者六十家奉祠事又植桄榔爲林而表之歸銘石
林下祠成屬記之榔也嘗撫銘而感焉曰先生海
內之士其始至儋也惟以罪焉去朝廷投荒裔極
矣識與不識亦知其宜有以禦燥濕辟風雨也當
時之人曾無意茲者至使居無室廬同於野處今
去之數百歲宜若遠然而山川之虛城郭之圯始

有改焉過之以思者曰是先生之所止也思之不足又將棟宇肖貌如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人以挹其流風遺韻若然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豈古今之賢者殆有不相似與不然何若是其曠也禮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故無所廢而舉也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自賢也亦以示儉之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也祀先生亦其孰敢廢也耶夫往者不可追已叙而刻之以誌來者儋州今爲南寧軍云祐延己未夏范槲

昌化縣誌

卷五

十七

記并叙

贈昌化唐魯齋得獎(勸序)

士子候選京師官非繁華之縣則不喜者非也君子將以移易天下然亦有受變天下之疑陳傳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之說是也府州縣官今稱俗吏獄訟錢穀周旋其間而莫能解去上官有驅使下民有仰賴能不因之而俗乎今之山州草縣大抵尚存古風繁華著名之方全然今習氣矣昌化爲瓊州府屬人旧之數不滿十里不來也罷謠言

從昔有之非徒有州縣之名所有(僅)山而草乎魯齋唐先生初晉昌化上高相去之遠何若不知自其初官以迄三年今日間或余會一會則曰孔子里仁爲美之言吾之昌化是也有喜心無愠色韓退之謂柳宗元不鄙彞柳州之民今稱柳州是宗元再造柳州也魯齋特不鄙彞柳州之民也哉魯齋二年之中順昌化之故而加之以涇濡之養務使昌化里仁不失天與初性視蘇膠西予既樂其風俗之淳士民亦安予之拙無異也子瞻豈拙於

爲政者哉天下拙刑政徹風清弊絕魯齋之爲道可知矣東萊昌氏有言入阜父之野而見棄魚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已知魯恭之政矣棄魚馴雉是正孔門作用而循良功名也棄魚馴雉之外別言政事古之善覘人物者必不如是今觀魯齋之政其有出於隨昌化之故直道而行之民隨以直道安之也耶爲魯齋先以淡漠之心故有昌化而喜惟昌化素稱古朴故得魯齋而合聞之昌感二縣嘉靖之末古風不無少變得

有唐侯曰擊道存而今也純然初習矣是魯齋之
在今即柳宗元之再造柳州也唐侯因昌化而爲
化變動之功不露按院聞野羅公徒舉政事之小
蓋錢糧刑罰亦唐侯之所不廢聞野無及其大因
諸生贈之請書之用補聞野之所未備

潘侯郤金亭碑

王 誨

王子聞西海澣昌邑有神君明而飭勘踏畝澮上
漱當事減採添堠不讓慈君信父之風且城蕤綿
貝偶刈獲一再利訝曰潘花復現矣俄有以郤金

昌化縣誌

卷五

十九

報也又若畏四知者然故事軍校兌支卑餉民不
苦耗甚便之各科金輸享於有司潘令凜凜郤弗
受視曩攝儋有郤至再三者一也闔邑爲建郤金
亭亭成屬戶侯陳 勲文昌吳曰巽等請王子言
勒不朽王子曰若令桿潮灌鄴種桑植檜乎若令
營田勸學月吉月具酒食飲良淑乎若令利器有
捷聲鉄船渡海懲巫投河乎若令夜不扃犬不吠
相戒無訟相告無違赦乎僉曰然王子曰若令吏
僕難縷其緒胡繫以郤金名亭僉曰語其林縉紳

贈序中是令署事時里巷書氓所徵也與板輪擁
鵠何異則又曰士起家屈首最易染指令獨否與
清白不自濶爲官不受錢何異則又曰九銅落膽
吻震動驚人哉令獨否與翔鸞波獸反風螟蝗何
異王子曰唯唯盡矣嘻同一昌邑也彼暮夜污其
鉞此白日輸其芹同一饋金也彼憑栲掠肆苞苴
此匪直急親上且終守府同一郤金也彼天地爲
始人我爲誓此下忘其有上不尸其功若令魁西
粵卒苦十年行如鴛鴦也爰叙次其語歸之爲之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

歌曰冰心澄徹花影搖光潘令之光百世流芳

南樓祠文昌帝君小記

張三光

昭代列聖作人文明丕振裔彝之區薄海之外凡
戎索以內聖教靡不霑暨學宮毋論卑陋皆有師
率生群萃而州處焉遐荒僻壤藉子衿以點綴聲
葉景色此與中州親彼聖教何異當年宣聖欲居
彝浮海世儒以謂一時感嘆之言詎知輪蹄所經
精神固已沁徹唯是裔彝之區薄海之外身或未
至有不能忘情者良願過而化之迄今在在蒸嘗

於昭在上果然見諸行事非徒託之空言也中州學宮內往往事文昌帝君按帝君之神爲文章司命然則帝君文人也抑帝君之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酷民虐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然則帝君又行人也崇祀帝君正用樹標立表使人士有所矜式將處即醇儒出即名世於以佐楊聖教云爾俗子謏昧俛云帝君主登進之籙意乞靈牲帛輒可躐名倖位則帝君吐之矣瓊南諸學都不解

祀文昌何況昌邑覽邑誌宋時發解登甲不乏其人 國朝永樂正統 萬間亦多賢書奮起而數科以來寥寥絕響意者矜式未聞而文行若無標表歟帑空如洗民室如罄官舍如逆旅建祠而力不能逮會有脩城之役葺東北二樓則 帝大士祠存焉因念南樓于位爲離有文明之象且與學宮相望倘亦帝君之所不棄也于是肖象祀之齋心諏志偕師生而妥其神爰捐貲奉祀春秋匪懈稍述帝君文行之概用告諸士令其見標表而知

矜式庶幾脩文敦行務成醇儒名世化荒僻爲聲
華莫令人笑子矜僅點綴已也若思躡名倖位而
乞靈牲帛豈余所以期諸士亦豈諸士所自期哉

魚鱗歸戶冊小記

張三光

昌化賦役全書載通縣官民田地塘及新墾共苗
四百四十四頃二十畝有奇郡志載 治年間昌
化被水衝去額田一百一十九頃九十六畝有奇
通縣戶口六百八十七戶歷年實徵文里見戶里
甲止存二百一十戶逃戶二十九戶絕戶四百四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二

十八戶本縣初蒞茲土告虛糧者踵相接也適孫
道尊巡臨不揣條議巨害四欸首及虛糧蒙允查
覈竊慮綿力勿勝重任再四陳謝而竟不得自崇
□二年閏四月初六日迄八月二十八日差畧報
竣又再四稽討蒐隱刪重逮十二月二十六日差
有次第大抵昌民愚拙莫諳文法先取田形規則
謄數十本每畝每甲各散一本令轉相傳閱就中
擇一二稍諳者本縣親自督率逐坵按形指點使
知運弓計步與衆演習漸習漸曉然後分布開丈

此疆彼界其經跋履或剛風刮面膚裂水流或冒
雨霖身衣透如洗或午無寄炊之所自裹火米禦
饑或夜無託宿之茅從人團坐露宿閱歷險阻穿
度叢棘備諸艱苦有生所未嘗也包沒隱占多屬
儕豪初多掘強旋亦首服然有昌民丈至本戶本
田而錯愕不知爲誰氏之物者則以久失魚鱗冊
故也第積筭苗畝更絕無人安得不懸糶以募紙
劑費亦無措悉自捐克之凡數四易稿而後成兩
冊脫稿即置諸公所令人人皆得寓目或有差舛

皆得謁白一切至蠢至陋皆得前膝細訴朝謁則
朝覈改正夕謁則夕覈改正蓋雖支離垢穢之人
襍沓嘈啞與之狎處而不忍厭也若乃豪強逞臆
何能盡徇或承買絕戶包隱之田糧根本輕今丈
倍昔而執稱鹹荒輒徵色發聲面肆憤憾妬婉語
之曰小熟已收者荒乎見今種禾者荒乎彼應之
曰否又婉語之曰然則今所丈者非已收見種者
鹹荒云何彼亦不能應而去唯缺缺啣根而已嗟
嗟令之去志已決于未到之先然不以決去而拮

据两載竭盡心力者誠不敢負此殘民以負

朝廷一命也清查昌化之虛糧於言歸之令何有哉
彼爲一己不爲通邑爲一時不爲子孫不達甚矣
山稅村稅自其積習檀收存而不論以示廣大可
也其他巔末已列申文不具論關係魚鱗歸戶者
計兩冊各七本俱用縣印鈐記遇有剝補字樣俱
用小印蓋記小印或可僞爲而印色自吳中携來
非此中所有恐未易僞也後有覽者得以辨焉并
目錄一冊同學博明經諸生封識貯庫諭與庫冊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四

同交鎖鑰令自主之母如曩時滅沒昌民子孫他
日踐祖父遺田不致錯愕而却步倘亦令與有微
勞耳至於請豁出自

上臺豁虛出自

聖恩非本縣所敢知也崇 六年總督兩廣熊 巡

按御史錢 題爲海外虛糧遺累民間苦賠堪憐
仰懇

聖慈俯賜豁免以甦子遺事看得任上作貢計戶編
差此普天率土所同然未有田已衝壓戶已盡絕

而猶攤派他戶以代賠者昌化固粵東海外窮壤也邑僅彈丸民同魚鱉野無膏腴之壤里乏素封之家所最若者田近斥鹵則鹹傷地在高亢則旱傷即按實有之田地以供應納之賦稅猶苦追呼况以田被冲陷戶久逃絕責二百九十一頃之見田而攤賠一百五十餘頃之虛稅以二百一十之見戶而派賠一百有零之絕丁民其堪乎乃從前縣官以額賦難蠲只多方攤派極力鞭朴以求免叅罰而不知猛虎毒蛇之喻賦愈急而民愈逃民

逾逃而戶益絕捱至今日則寄寓之商戶編差土產之榔稅抵補矣歲尚缺少丁糧五百零六兩八錢七分五厘零當此事勢窮極之秋即欲再行攤派之術有萬萬不能者竊謂國家統一海宇窮髮盡入版圖即田地之或滄桑也浮生新墾槩可陞科益國則冲壓缺陷亦當除豁甦民况查大明會典內開嘉靖十五年詔各處水塌沙壓等項田地稅租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此固我世宗皇帝煌煌詔旨垂之典章

與天下後世所守者^臣等援例以請者也用是披瀝血誠合詞拜疏伏祈

皇上垂怜海外窮民賠累已極荒陬小邑迓散可虞俯賜俞允勅下戶部將昌化縣前項虛賧丁糧照例豁免^臣等轉行遵照庶皇仁遐惕而子遺可甦矣奉 戶部看議具奏崇 七年四月十七日本部尚書候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昌化虛糧一項準與豁免

詩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六

題寧濟廟

蘇軾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於茲策勲梁武后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繖平積亂屢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版漫無稽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僂勾莫余欺爆特箇鷄卜我嘗一訪之銅鼓葫蘆生歌此迎送詩

秀香堂

李光

山遠江深勝地藏森森喬木間脩篁月林不動參差影花徑常供自在香沉水爇⁽⁾金鴨冷落花飛

盡綠陰涼神通甚愧維摩老聊表蠻邦作醉鄉
尊賢堂

楊誠齋

先生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陷
希夷千年桂酒吊靈均忠精塞得乾坤破日月半
渠文字新(祇)箇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僊人
先生流落海南涯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
畫像更無閑客看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
名屬何誰底事百年譚太守却教賓主不同時

陳正善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七

聞道騎鯨碧眼僊黃柑手植尚依然人間俯仰更
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繭紙誰能收妙墨雞林何
用續遺編使君爲剏新堂事若解尊賢即是賢

李德裕

嶺水爭分路轉迷桃榔椰葉暗蠻溪愁衡露毒逢
蛇草畏落沙蟲避燕坭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
吏報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嚴維

魑魅曾爲伍蓬萊近拜郎臣心瞻北闕家事在南

荒

趙鼎

海南飄蕩水雲飛
黎婺山高日上遲
千里孤光一樽酒
此情惟有故人知

題五指山

丘濬

五峯如指翠相連
撑起炎州半壁天
夜盥銀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雲烟
雨餘玉筍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
豈是巨靈伸一臂
遙從海外數中原

謁蘇長公祠次蔣道尊韻

曾邦泰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八

海中蓬島絕人從
蝶夢高懸一榻容
山路襯雲便載酒
香泉飄乳氣
凌峯丹心奏記牽霞住
綠樹緣菴襍雨濃
貌祀冷然生百感應
知玉局有禪宗

自韻

無柰才竒俗不禁
烟嵐海外獨披襟
一時來往紛于織
總屬安閑定
裏吟何處鐘聲何處盡
此主亮節此生心
息軒半枕春眠外
付與桄榔野鳥音

寄賀昌化新令高老寅年翁

臨高縣知

陳垂

坡公曾暫遇昌化
至今稱况值神明
宰方當政教

行蛋家春浪穩黎崗暮煙清地僻閒無事堂存吏
隱名

奉賀昌化新令高老寅年翁

崖州知州

張擢士

芝蘭十載氣相親海外何期作德隣琴韻間調人
白玉收聲新播宇如春煦恩此日依慈母報績他
年注遠臣莫謂昌江家萬里珠崖尤在水之濱

菊花

高日旦

三月菊花開滿林朝朝扶醉向亭陰時人漫語陶
公事何必東籬始稱心

昌化縣誌

卷五

二十九

招民歌附

高日旦

嗟爾昌民遭天不吊陳武造逆據城聚嘯橫罹殺
戮白日鬼叫城郭坵墟村堡消耗二三子遺四方
無告如舟迅遊如猿窮跳骨肉離散墳墓不掃各
望故鄉飲泣痛號我蒞茲土傷心慘悼(播)告父老
出示諭曉猶然未聞作歌勸招亟早歸來爾(耕)爾
釣賃田樂業不征不調助爾資財永不責報恐有
相欺執此爲照

附昌化所志

夫所以經理乎屯政也故所有在縣之境外者不
防所之自為一誌迺昌化之所(其來已舊久經失
載

國朝歸攝於清瀾地之相去也八百餘里所謂岐而
二之難(以合誌今附昌化所於昌從其地也且所
之輿圖地理猶是縣之輿圖地理也所之城池物
產猶是縣之城池物產也即所之襲官亦即縣治
(中)之所出也縣已誌之不必所之復為誌也惟所
之賦役與屯名則軍政之所係國課之所關取而

昌化縣誌

卷五

三十

附誌之以備覽焉

昌化所公署原在縣署之左久廢

賦役

原額屯田地稅八十九頃七十一畝(二分九厘八
毫五絲六忽七微徵本色屯糧二千六百九十一
石三斗八升九合六勺帶派耗銀四十兩零三錢
七分零八毫

國朝豁除荒蕪無徵稅六十八頃二十三畝八分零
三毫七絲三忽九微荒米二千零四十七石一斗

四升一合一勺一抄二撮尚存(存實田並陸續墾復)
(通共熟稅)二十三項八(十)九畝二分(二厘四毫七)
絲八忽八微本色米六百九十三石八斗(一升一)
合一勺三抄三撮耗銀一十兩零七錢(五分一厘)
四毫三絲五忽屯丁一十七丁每(丁歲徵銀四錢)
九分二厘三毫八絲六忽共該徵銀(八兩三錢七)
分零五毫六絲二忽

屯名

(昌化所)二屯

昌化縣誌

卷五

三十一

(一名蘇屋屯) (一名大南屯)

昌化縣志5 卷

方 岱（清）（宛平）創修 璩之璨（清）（孟县）

校正 1 9 6 3 年 广东省中山圖書館□康熙三十
年辛未（1 6 9 1 ）本油印 3 冊 线庄

敘事至康熙3 0 年